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合和者疏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者賈疏云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眡瞭職發首云掌几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眡瞭也其晉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詒讓案此所教雖教眡瞭鑄師然鼓人亦自教其徒屬鄭大射儀注說獻樂人有鼓人則此官非徒教而不奏可知矣其大司馬大閱之鼓亦鼓人鼓之鄭彼注以鼓人爲中軍

周禮正義

禮二十三

一 疏定學社本

五百一十

之將非也況眡瞭鑄師皆樂自專掌奏樂其非樂事之鼓及金則亦鼓人自掌之矣賈說未備云以節聲樂者謂祭饗作盛樂以鼓及金爲節也云以和軍旅者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亦該諸功作力役之事詳大宰及後疏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 注云音聲五聲合和者者大司馬云文之以五聲播之以五音是也賈疏云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教爲鼓教擊鼓

疏

注云教爲鼓教擊鼓者大

疏

以雷鼓鼓神祀者雷鼓

法

鼓當皆爲縣鼓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建鼓卽殷之楹鼓不縣者彼鼓以達窮遠非樂縣所用也大射儀樂縣亦用建鼓者賈彼疏以爲用殷法禮器說諸侯祭樂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蓋指軒縣北方一列應鼓在鼓東也孔疏引熊安生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案依熊說則周制惟祭樂當用縣鼓其他或皆建而不縣如大射法詩周頌有瞽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而云應出縣鼓是亦祭樂用縣鼓之見於經者互詳大僕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者說文鼓部云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風俗通義聲音篇文選東京賦薛綜注魏書禮志崔逸說並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是先鄭謂雷鼓六面與後鄭異賈疏云雖無正文案韋人爲皐陶有

晉鼓鼗鼓皐鼓二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案雷鼓靈鼓路鼓二鄭並以爲一鼓而有數面大僕賈疏謂軍事王執路鼓王與大僕戎右各擊一面是多面皆可擊矣然其造作之度與攷作之法無見文聶崇義三禮圖則以雷鼓爲八小面僦而其祇靈鼓六面路鼓四面亦然其制甚不經文獻通考載宋祁議謂此三鼓雖擊之皆不成聲則前制必不如是胡彥昇謂三鼓並止二面制與韓人晉鼓同未知是否云神祀祀天神也者若大宗伯禋祀實柴燔燎三祀皆祀天神也大司樂圜丘天神亦用雷鼓賈疏云天神稱祀地神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

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靈鼓則此
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詒讓案祀天神謂圜丘南
郊以下御覽文學部引孔融與諸卿書稱鄭康成以爲郊天之
鼓必當麒麟之皮疑漢季有此妄說抑或文舉未窺鄭學段設
此以獻嘲要鄭諸經注實無是義不可誣也以靈鼓鼓社祭靈
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疏注云靈鼓六面鼓也者冥氏注
同說文鼓部云靈鼓六面文選東京賦薛注說同大司樂先鄭
注云靈鼓四面與後鄭異云社祭地祇也者中庸云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鄭注云社祭地神與此義同此舉社以昭衆地
而大師樂方丘地亦用靈鼓賈疏云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
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

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
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金鶚云天子大社祭九州地而王社
祭畿內地而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
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又云社地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凡經典與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
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案
金說是也經典凡言郊社者有二義中庸所云可賅方正北郊
大地后土之祇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地於國所
以列地利也則專指大社言之若方正北郊則不得祀於國中
矣此經雖不對郊爲文而義與中庸略同互詳大宗伯疏以路

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疏注云路鼓四面鼓

也者說文鼓部云路鼓四面風俗通義聲音篇同大司樂先鄭

注云路鼓兩面與後鄭異云鬼享享宗廟也者六享所通用也

大司樂宗廟大祫亦用路鼓賈疏云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

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

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以鼗鼓

鼓軍事大鼓謂之鼗鼗鼓長八尺疏以鼗鼓鼓軍士者賈疏云

案大司馬云春辨鼗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

注云王不執鼗鼓尙之於諸侯則在軍以鼗爲正無妨兼有路

鼓晉鼓之等也詒讓案大司馬職又有師帥執提旅帥執鼙此

職不見者以其形制較小非軍事所重經文不具也注云大

司馬職有提鼙旅帥執鼙此職不見者以其形制較小非軍事所重經文不具也注云大

鼓謂之鼗者爾雅釋樂文韞人注亦同說文鼓部云鼓鼗皋鼓
吾鼓皆兩面又云大鼓謂之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
省聲重文韞鼓或从革賁不省案大司馬諸侯執賁鼓注引此
經同詩大雅靈臺亦云賁鼓賁卽韞之省靈臺毛傳云賁大鼓
也孔疏云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詒讓案爾雅釋詁云韞大
也鼓賁填聲類同故並有大義賈疏云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
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
耳云鼗鼓長八尺者賈疏云韞人文以鼗鼓鼓役事鼗鼓長丈
二尺疏以鼗鼓鼓役事者說文鼓部云鼗大鼓也韞人作皋鼓
明堂位皋門鄭注云皋之言高也此鼓又大於鼗其聲尤高大
故以爲名字亦省作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伐咎鼓李注

云咎鼓大鼓也賈疏云案縣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鼓不能止
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
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 注云鼗鼓長丈二尺者韓人云爲皋

鼓長鼗有四尺八尺爲鼗鼗有四尺卽丈二尺也以晉鼓鼓金

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疏注云晉鼓長六尺

六寸者賈疏云亦韓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者鍾師掌金

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鐸先擊鍾次擊鼓

以奏九夏又鐸師注云謂王擊晉鼓以奏其鍾鐸也案金奏於

樂始作時奏之故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綜攷鄭義蓋先擊編

鍾次擊鐸而後以晉鼓和之詳鍾師疏賈疏云案鐸師云擊編

鍾鄭注云鐸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

然則磬師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鑄師云掌金奏之鼓鄭
注云主擊晉鼓則是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
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
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
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卽晉鼓也案賈說是也鍾之不編者卽鑄
亦謂之鐻據詩小雅鼓鍾云鼓鍾伐鐻又大雅靈臺云賁鼓惟
鐻是奏樂亦有以鐻鼓鼓和鍾鐻者不定用晉鼓也以金鐻
和鼓鐻鐻于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疏以
金鐻和鼓者以下辨四金之用皆與鼓和將軍事所用也金鐻
亦以和樂 注云鐻鐻于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者賈疏以爲
此名制並出漢大子樂官釋文云碓本又作椎案說文石部云

確春也圖而大上小下正確頭之形宋書樂志云鐸于圖如確頭大上小下今民間猶時有其器沈約亦同鄭義釋文或本及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述此注義並作椎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亦云鐸于形如椎頭蓋皆傳寫之誤椎頭卽玉人之終葵首王藻注說珽云方如椎頭是其形微方此注云圖則不得如椎頭矣國語晉語趙宣子曰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下悔儆其民也韋注云鐸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唐尚書云鐸于鐸也非也鐸與鐸于各異物又吳語云吳王乃秉枹親就鳴鍾鼓丁寗鐸于振鐸注說同案韋說亦作確頭此經金鐸金鐸其用各異明唐固說誤韋席之是也鐸于說文金部鐸字注作滴于南史齊始興王鑑傳云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滴于獻

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精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滴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又後周書解律徵傳云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董道廣川書跋引干注云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案董所引與南史及後周書所說正同然宋時干注已佚非董氏所得見書跋所引疑卽據拾二史爲之非干注舊文也又御覽樂部引樂書云鐸于者以銅爲之其甬象鍾頂大後探口弁上以伏獸爲鼻內懸子

銅鈴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似此說又與鄭于小異未詳
所據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者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注云和鐸于則鄭以和鼓專爲作樂之事賈疏云案下三金皆
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鐸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
鼓相和陳祥道云國語曰職以鐸于丁甯又黃池之會吳王親
鳴鍾鼓丁甯鐸于則兵法固用鐸矣案陳說是也江永說同惟
南子兵略訓亦云兩軍相當鼓鐸相望賈說失之以金鐸節鼓
鐸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鐸疏
以金鐸節鼓者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所用與鼓爲節也 注
云鐸鉦也形如小鍾者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說
並同說文金部云鐸鉦也軍法司馬執鐸國語音誦宋庠補音

引韋注云丁寧令丁寧鈕也案韋以令丁寧爲鈕與說文金部鈴字說解同依鄭說則鐻卽鈕依韋說則鈕卽鈴蓋三者形制大同大司馬疏引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鈕與公司馬執鐻之文相當左傳襄十三年孔疏引又作執鈴亦可證三者同物廣雅釋器云鐻鐻鈕鐻鍾鈴也蓋鐻鐻雖與鐻鈕形制大小不同然其匡皆與鍾相似故張揖遂以鈴通釋諸器矣但鈴形雖亦似小鍾而中有金舌與鐻同鄭此注以鈕釋鐻不云卽鈴亦不云有舌則與韋說異說文雖亦以鐻鈕爲一而釋鈕之形制乃與鄭金鏡說解同義蓋亦微異詳後疏云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鐻者據大司馬文彼云鼓行鳴鐻車徒皆作卽此節鼓之事鄭引作軍行者以義改之凡鳴鐻時鼓亦暫止故

詩小雅采芑云鉦人伐鼓毛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蓋鼓一
戒一止鐸爲之節卽所謂靜之也賈疏疑詩傳鉦以靜之與此
軍行所用不同非也以金鑢止鼓鑢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
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鑢且卻疏以金鑢止鼓者賈疏云此案
春秋左氏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鑢 注
云鑢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者釋文云秉木又作
柄案柄正字秉聲近段借字說文本部柄或作棟古書多借秉
爲之後幘舞注亦云有秉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
說並與鄭同秉亦皆作柄釋名釋樂器云鑢聲謠說也說文金
部云鑢小鉦也軍濠卒長執鑢又云鉦鑢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通典樂云鐃如編鍾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編鍾與鈴形制亦相近段玉裁云鐃鈴鉦鐃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鉦似鈴而異於鈴者鐃鈴似鐘有柄爲之舌以有聲鉦則無舌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寬其孔爲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爲聲鄭說鐃形與鉦說鉦形合詩采芑傳曰鉦以靜之與周禮止鼓相合論讓案鄭意鐃鉦同物而鐃與鐃不同許則謂鐃爲小鉦是鉦亦可謂之大鐃矣此與鄭義必不能強合者詩小雅采芑孔疏云鐃似小鐘鐃是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案孔說與許小鉦義略同鈴詳巾車疏引司馬融曰鳴鐃且郤者彼文云乃鼓退鳴鐃且郤注云軍退卒長鳴鐃以和眾鼓人爲止之也案依大司馬大閱之禮則軍進鳴鐃軍退鳴鐃凡鳴鐃鳴

鑄鼓皆爲之暫止其義同也鑄以進軍故云節鼓鑄以退軍故云止鼓實則二者並爲止鼓以軍進退變文耳以金鐸通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疏以金鐸通鼓者賈疏云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爲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卽擊鼓故云通鼓也注云鐸大鈴也者謂鐸卽鈴而形制較大也說文金部云鐸大鈴也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司馬執鐸鈴令丁也釋名釋兵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小宰注云武事奮金鐸亦詳彼疏云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者彼文云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鄭以彼所云卽此所謂通鼓說文定部云通達也以鼓者非

一人故振鐸令其一人先鼓衆人徧應之通者傳達周徧之謂
大僕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亦謂王鼓一面爲
倡贊鼓者乃徧鼓餘面也又下注引司馬法鼓四通三通五通
並謂聲節一終與此義亦相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
者兵謂干戚也帔列五采繪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凡祭祀
百物之神者謂祭物彪及蜡祭也與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
物同賈疏云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
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帔舞者者擊鼓
以爲舞節箭師云祭祀則鼓羽箭之舞注云鼓之者恒爲之節
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帔舞二事案下舞
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

舞義近社稷者舞賦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案依賈說百物之神匪一蓋無專用之舞若坊水庸之屬則用兵舞若郵表囷之屬則用帟舞於舞師興舞時此官則爲之鼓也 注云兵謂干戚也者此武舞之小者樂師謂之干舞干戚卽兵事所用之干戚無飾者也祭統說大嘗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彼謂大舞取干戚以朱玉爲飾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彼亦據大舞而言此小舞之干戚乃司戈盾所授無朱玉之飾者賈疏謂此干戚卽朱干玉戚非也云帟列五采繪爲之有秉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樂師注云帟析五采繪列析義同謂翦列五采繪以爲舞具有秉者使可執也說文羽部云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讀若帟與後鄭字義並

別會釗云說文巾部幘注云一幅巾與帨帟並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翼不作幘詒讓案依後鄭說幘列五采繪爲之則以作幘爲正方言云幘縷毳也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幘縷郭注云幘縷謂物之行敝也幘舞列繪疑亦取破敝之義樂師先鄭注以幘爲全羽則與許同詳彼疏幘字又作被史記孔子世家云會於夾谷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旃旄羽被矛孳劍撥鼓譟而至索隱云被謂舞者所執字又作絨御覽禮儀部引桓子新論云昔楚靈王信巫祝之道齊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絨起舞壇前被絨並幘之借字云皆舞者所執者謂干戚及幘皆就所執以各舞也凡軍旅夜鼓鼙鼙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

晨戒旦明五通爲發**𦔻****疏**凡軍旅夜鼓鼙者與鑄師爲官聯也鼓鼙者鑄師注云鼓之以鼗鼓宋書樂志云鼓長丈二尺者曰鼗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鼗案依沈說則鼓鼗以鼗鼓與鄭義不合疑不足據又案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此官中警夜之事雖非軍旅疑亦此官之屬鼓之經不言者文不具也 注云鼗夜戒守鼓也者掌固杜注云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說文宣部云鼗夜戒守鼓也讀若賊此鼗卽鼗之異文戒守者謂夜閒警戒爲守備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鼗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𦔻**者卽鑄師所謂夜三鼗也引之者證鼗爲夜戒守鼓之事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釋文云**𦔻**本又作**𦔻**亦作**𦔻**案說

文日部云昀日出溫也火部云煦蒸也肉部云胸脯挺也發昀
字當從昀注疏本釋文昀作昀誤又說文亓部誦字注云禮昏
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段玉裁云
大鼓當依注作大鼗謂大行夜也阮元云發明爲發昀之誤當
從禮注校正丁晏云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
篇故許君稱之曰禮誦讓案晨戒戒晨義通未知孰是御覽兵
部引李衛公兵法及李荃太白陰經嚴警鼓角篇並云凡提鼓
三百三十三推爲一通未知周制亦然否賈疏云欲取從初夜
卽爲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夜半三通爲晨戒者
警衆像使嚴備侵早當行旦明五通爲發昀者旦明五通晨昀
之時當發故云發昀也案鼗戚音同然大鼗不取大憂戚之義

賈望文生訓不足據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疏軍動則鼓其眾者賈疏云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注五通發胸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注云動且行者且舊本譌且今據宋建陽木岳本正賈疏述注亦作且云謂行前向陳時也汪文臺云大司馬職云鼓人三鼓軍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所謂動且行也軍前向陳不可徑行步伐進止皆有定法經言動注云且行其義一也各本注作旦行疏作且行亦疏附注異本之證案汪說是也田役亦如之疏田役亦如之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也凡時田講武其事嚴重與軍旅同此官亦鼓其眾大僕云田役贊王鼓是大田王親鼓此官又別鼓之

若他役事則王所不與無親鼓之法惟此官鼓之卽上云以鼙鼓鼓役事是也此文以軍旅田役救日月三者並舉與大僕文略同耳田役止爲田事不兼含大役也大司馬中冬大閱狩田鼓人主鼓詳彼疏賈疏云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疏救日月則詔王鼓者與大僕爲官聯也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旣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

右俱云贊王鼓得仕擊餘面也案救日月所用之鼓經無正文
賈謂同用雷鼓書盾王孔疏說同賈大僕疏云日食陰侵陽當
與鼓神祖同用雷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靈鼓則謂月食別用靈
鼓又與此疏說異案庭氏注謂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恒矢則救
月之與救日禮有降殺或當如大僕疏說也又穀梁莊二十五
年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
兵大夫擊門士擊析言充其陽也范注云凡有聲皆陽事以壓
陰氣楊疏云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
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
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
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

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檢虞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依楊說則六鼓之外別有方色之鼓又曾子問云於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孔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此以鼓爲五兵之一復與穀梁不合亦恐不足據 注云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荀子天論篇云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

云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鄭意古以日月食爲天之著異示威故王親鼓聲告其異案日月之道經緯同度則有掩食但古麻家未有豫推日月食之術故詩大雅十月之交孔疏謂周魯麻無考日食法是必臨食始見驚爲災異故王親鼓以警衆而後內外吏民咸鼓驥而救之攷日食用鼓之事見於春秋者莊二十五年三十年文十五年經並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則天子之禮王親擊鼓於大社也左傳杜注云伐鼓于社責羣陰伐鼓于朝退自責公羊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

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
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紫
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諸家說並謂擊鼓爲責陰與鄭聲大
異之義亦互相成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寶云朱絲紫社
社大陰也朱火色也絲羅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案
劉引干說卽周禮注佚文然不知繫何職其所釋伐鼓于社及
朱絲紫社與左氏公羊說救日食禮同疑卽釋此經也引春秋
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者左傳二十五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
月用鼓爲聲大異也杜注云青猶災也月侵日爲青陰陽逆順
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賈疏云案莊二十五五年左氏傳夏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者然此救日食用鼓唯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尙書胤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案賈說非也左昭十七年傳云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又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並謂夏四月周六月始有救日之禮餘月則否又不見救月食之事然此經救日月之文鼓人大僕庭氏三見並不著時月又日月並舉則不問何月日食

月食並有救法與左氏義不同疑此經爲周初之制左氏所說
乃後王所更定況彼云瞽奏鼓而此經則王親鼓雖遠符夏書
而近乖周典兩文自不相應賈氏轉據左氏謂此經亦指夏四
月又疑月食無救法並謬又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月食救之者
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挈杖庶
人之妻模搔御覽天部引荊州占云月蝕后自提鼓階前把槌
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柝救之月已蝕后乃入齋
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災而
解四境之患也此並救月食之事與此經可互證大喪則詔大
僕鼓始崩及窆時也疏大喪者謂王及后喪也云則詔大僕鼓
者亦與彼爲官聯也注云始崩及窆時也者賈疏云案大僕

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曉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翬或爲義立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疏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者與樂師籥師爲官聯也此所教四舞亦皆小舞也賈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並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

舞人舞 注云羽析白羽爲之者樂師先鄭注云羽舞者析羽
鄭知用白羽者以其直名羽明仍其羽色與皇染五采異也詩
陳風宛丘云值其鷖羽又云值其鷖翮毛傳云鷖鳥之羽可以
爲翮箋云翮舞者所持以指麾孔疏引陸璣疏云鷖水鳥也好
而潔白故謂之白鳥又詩邶風簡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
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公羊隱六年傳初獻六
羽何注亦云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此注云析
白羽蓋亦謂析鷖鴻之羽注之權者以爲翮也翮亦謂之翮鄉
師先鄭注所謂羽葆幢司常云析羽爲旌鄉射禮翺旌亦以白
羽朱羽爲之羽舞之翺蓋與彼相似也云形如帔也者羽舞與
帔舞所持之翺形制亦相類惟一用析羽一用析綰不同亦俱

有秉可執也。敝形制詳鼓人疏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者四望卽五嶽四鎮四瀆及海也。此皆大山川與上山川爲中小山川。巽公羊傳三十一年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四方四望可通稱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上陵之神也。彼四坎壇亦當含有四望也。依鄭義，此四方與大宗伯饗饔餼祭四方百物及大司馬祀訪並異。又詩崧風簡兮篇云：方將萬舞。毛傳云：方，四方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案。宗廟不得稱四方。陳奐以爲衍文是也。以山川爲四方，蓋亦據四望言之。但萬爲大舞，與此兵舞羽舞不同。毛或別有所據，與此經義不相應也。四方四望並詳大宗伯疏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稽人云：旱暵共其雩斂。又女巫云：旱

曠則舞雩故知旱暵之事卽雩也但周之雩禮有二一正雩每歲建巳月行之二旱雩則於周秋三月遇旱乃行之不早則否正雩天子曰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上文云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篳篥飭鍾磬祝敔注云爲將大雩帝習樂也又云自鞀鞀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歌舞而已是大雩祭五帝用盛樂當依大司樂祀天神之禮用大舞此皇舞爲樂師小舞之一則所謂舞旱暵之事者爲旱雩可知蓋卽月令注所謂他雩歌舞而已是也若大雩之舞投器備干戚戈羽豈徒皇羽哉互詳司巫疏云曠熱氣也者說文曰部云曠乾也耕暴田曰曠引易曰燥萬物莫曠乎火今說卦作煖易釋文引王肅云火氣也又引徐本作曠

云熱襪也襪煖字亦通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段玉裁謂皇
當作璽樂師先鄭注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此蒙羽卽謂蒙首也說文釋璽爲以羽翳首義亦同又說文雨
部雩或作雩注云雩羽舞也羽舞亦卽謂此皇舞賈疏云先鄭
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皇爲
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
案二鄭義皆與王制皇冕略同然掌次皇卽先鄭注亦釋爲皇
羽而不辨何鳥依樂師先鄭注義則似謂覆頭亦以翡翠羽至
後鄭乃有鳳皇羽之說故注王制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先鄭
固不以羽爲畫羽亦未必以皇爲鳳皇也賈說未允惠士奇謂
皇舞皇謂冠卽文選東都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亦卽

獨斷之建華冠飾以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又謂宗廟冕而舞早暎皇而舞說文鳥部鵠知天將雨鳥故舞早暎則冠之以禱焉案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獨斷及續漢書輿服志並以建華冠爲卽鵠冠是皇華同訓鵠翠一鳥惠舉證先鄭說未嘗不可通然此職四舞樂師六舞並據手執舞器爲名未有言冠者故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爲翬者皇翬聲類同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彼釋文亦作翬段玉裁改爲書或爲皇云說文羽部云翬樂舞以羽翟自翬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賈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翬鄭司農云翬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則仲師叔重皆從翬此舞師注當云鄭司農云翬舞蒙羽舞書或爲

皇鄭君經文從皇引仲師說則先聖後皇今本淺人所改也樂師後司農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後司農謂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案以此及樂師兩注通校之段校近是云或爲義者徐養原云義卽威儀字書曰翚翬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論讓案義與皇聖聲義俱遠蓋字之誤一鄭皆不從也云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幘者樂師注云皇舞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析羽卽襍眾羽也後鄭意此皇舞亦執羽不蒙於首破司農蒙羽舞之說掌次皇邸注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此皇舞所持蓋亦染羽也鳳皇羽備五采詳掌次疏又詩簡兮疏引異義云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

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案翟羽亦五采穀梁隱五年范注釋舞夏云夏大也大雉翟雉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文於楚上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案旌夏疑亦析翟羽爲旌天官敘官注云夏采夏翟羽色是也鄭此注必知象鳳皇者以其名皇也亦如帔者明羽舞皇舞同制惟以色爲異續漢書禮儀志云旱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立土人舞僅二佾劉注引周禮曰翟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立曰翟赤皐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欲其有時而去之案劉氏所引經從故書作翟注又與鄭異當是誤記惠士奇以爲干寶注案續漢志注屢引干注惠說近是赤皐之皐毛晉本續漢志作草草卽

阜本字赤草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先鄭注以
丹秫爲赤粟疑赤草又當爲赤粟也訓旱牖爲注陽亦難通疑
當爲恒暘之誤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疏凡
野舞則皆教之者與旄人爲官聯也 注云野舞謂野人欲學
舞者者以別於舞徒四十人爲在官之舞人也旄人掌教舞散
樂注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自有舞然則凡野人欲學舞者
先教以散樂之舞野舞既閑習乃教以樂師六小舞大司樂六
大舞也賈師巫疏謂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
五六人謂舞師誨野人能舞者兼有童子冠者說亦通凡小祭
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與舊作也疏注云小祭祀
王玄冕所祭者者小司徒注同賈疏云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

之神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云興猶作也者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說文人部云作起也是興作同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疏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物猶言種類也雞人注云物謂毛色也案凡牲畜區別毛色各爲種類通謂之物質人三馬校人六馬馬各爲一物詩小雅無羊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阜蕃詳大司徒疏云以共祭祀之牲牲者詩小雅無羊孔疏云牧

人注云掌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江永云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藪牧使牧六牲卽以牲物爲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羊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豢於地官之槁人雞人春官雞人馬入夏官圉人馬牲唯有事於四海山川及喪祭遣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頒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牛爲大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並共也十二閭之

馬別有牧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特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牲則於長官受布買牲以其王朝之用非謂共之於牧人也案孔江說是也此牧人是養牲之官牛人等是其牲之官其牲當由牧人共入牛人等賈疏謂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失之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者膳夫注義同此六牲卽庖人之六畜也六牲去馬亦謂之五牲左昭十一年傳云五牲不相爲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序五牲之先後賁賤杜廬注並云五牲牛羊豕犬雞與月令五時牲合是也詩無羊孔疏云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留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

人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犬人先鄭注同說文牛部云牲牛純色
禮祭祀牲牲曾釗云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
事用龙可也犬人凡祭祀其犬牲用牲物凡幾珥沈辜用龙可
也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龙對言龙爲雜則牲是
純可知案曾說是也牲爲牛純色引申之凡牲純色並謂之牲
先鄭及許說得之此後鄭注別爲體完具不從先鄭然犬人注
引先鄭說仍不破之又表記牲牲後鄭注亦云牲猶純也則亦
兼取純色之訓矣云玄謂牲體完具者不從先鄭說也犬人賈
疏云案尙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牲與
犧相對是犧爲純毛牲爲體完具詒讓案後鄭意牲从全得聲
聲亦兼義說文人部云全完也牛部云牡牛完全也完具與完

全義同書微子僞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
圓篇盧注說並與後篇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牲肥脂杜注
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牲訓純色此經牲牲對言牲安有又訓完具之理牲色之純牲
體之具也案曾釋牲牲二字義得之今以諸經及說文通校之
凡言牲牲犧牲者牲謂角體完具牲謂毛羽純色犧則祭牲角
體完具而又兼毛羽純色也蓋單言牲則純龐兼有而角體則
無不完具者穀梁哀元年傳云全曰牲傷曰牛明不完具則不
可以爲牲也言牲又言牲則以牲見其牲之爲純色明不徒取
完具而已至祭祀之牲擇之尤精則特取體全色純之美名謂
之犧牲明其無不備也三者之義各有所取而說者不察遂滋

乖亂故略辨之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立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者黝當從段玉裁校改幽詳後以下並辨祭祀用牲毛物之異也 注云騂牲赤色者說文馬部無騂字新附有騂字云馬赤色也騂與騂同案凡經典騂字正字並當爲𩇑𩇑爲赤土引申爲凡赤牲之稱詳草人疏賈疏云見明堂位周人騂剛禮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論議案依鄭義周郊祭受命帝卽著帝則周以木德王而尚赤者五行大義引春秋感精符云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

陽道尙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左行用其赤色也
家語五帝篇說五德之色云所尙各從其所王之德次周人以
木德王尙赤杜用騂王肅注亦謂木家尙赤者修其母致其子
鄭意或與彼同又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說周爲天正色
尙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公羊隱元年何注白虎通義
三正篇引尙書大傳說並同此別從三正所尙與論德運者異
而以周爲尙赤則一也又古說或云周火德詳大司樂疏云毛
之取純毛也者卽下云牲物是也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
也國語楚語云毛以示物山海經南山經凡離山之首其祠之
禮毛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

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此毛之卽所謂擇其毛也擇牲取其純色謂之毛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以不純色爲不毛矣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者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云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神仕注云地物陰也此但舉地示不及物魁者以百物人後時祭用牲物內不定用黝牲也北郊祭地祭九州之總示詳典瑞賈疏云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爲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魄嶠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地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稷稱陰孝

經緯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
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
也南齊書禮志云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
牲祭法云燭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
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
北郊矣詒讓案此陽祀當兼圜丘及五帝陰祀當兼方丘及五
示言之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牲各依玉色乃告禮方明非正祭
也鄭彼注以爲圜丘方丘祭天地與南北郊異牲失之詳彼疏
又案賈疏謂社稷亦用黝牲是也詩周頌良耜敍云秋報社稷
也其詩云殺時特牡毛傳云黃牛黑肩曰特孔疏云社稷用黝
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

黃色仍用黑脣也案秋報卽祭社稷之正禮孔說非也爾雅釋畜云黑脣特郭注云此宜通謂黑脣牛然則詩言特牡不妨爲黝牛黑脣毛云黃牛以牛黃者多耳此與社稷用黝牲之義固不相礙矣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者卽大宗伯之四望也詳彼疏四望牲用方色者若祀岱嶽沂山涉瀆則牲用青色餘並放此又案男巫亦云望祀彼注疏謂祭類造禴祭之神則不專屬四望與此祭祀義微異亦詳彼疏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者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是春夏爲陽也又史記封禪書載秦祠雍四時上帝陳寶牲並春夏用騂秋冬用騂漢時蓋猶沿其制故先鄭以此陽祀用騂爲春夏則

陰祀用黝爲秋冬也其說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黝讀爲幽
幽黑也者守祧注同段玉裁改經黝牲爲幽牲注爲幽讀爲黝
黝黑也云經文注文當如是今本經作黝注幽黝互譌由或以
注改經復或以已改之經改注之故也守祧職曰幽聖之注鄭
司農幽讀爲黝黝黑也引爾雅地謂之黝今本譌舛與此正同
釋文兩云黝司農音幽然則其誤在陸氏已前矣說文幽隱也
幽有黑意不得徑訓黑也玉藻一命緇紱幽衡再命赤韎幽衡
鄭注云幽讀爲黝黑謂之黝以禮記證周禮事甚顯白鷄人注
陽祀用騂陰事用黝不作幽又其證也又案小雅隰桑其葉有
幽毛傳幽黑色也然則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
案段說是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此注直云黝黑也疑所

見本尚不誤黝訓黑者爾雅釋器云黑謂之黝郭注云黝黑貌
說文黑部云黝微青黑色云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
神仕注云天人陽也南郊祭天祭受命帝也詳典瑞疏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周正赤統郊牲騂祭牲騂牡又郊事對
云魯郊用純騂駒並與鄭說同賈疏云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大報天而主日光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
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
郊及宗廟用騂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
訖隨後破之故也詒讓案詩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
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此郊祀

用騂之證書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詩周頌
烈文孔疏引鄭書注以爲特裕祭文武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
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案班所引
者大雅旱麓篇文小雅信南山亦有清酒騂牡之文毛傳義與
班同據詩書所言則周祭宗廟后稷文武並用騂而公羊文十
三年說魯牲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何注云白
牡殷牲也騂犗赤者周牲也不毛不純色詩閟宮亦云白牡騂
剛毛傳同公羊是魯廟牲有三等周公用殷牲楊子法言君子
篇云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蓋通三統言之周廟牲則
先王先公同用騂當無異也又周制凡郊上配食之人皆用騂
牲四月大雩九月大饗亦陽祀其牲並同郊特牲孔疏謂各依

方色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又案史記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白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此祀白帝亦不用方色牲騂黃與騂色相近或亦陽祀用騂之意與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疏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者亦謂純色也賈疏云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下川龙虺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云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謂祀有定時著在常典者也賈疏云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

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案依鄭賈說則山川林澤以下牲無定色但不用尨而已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謂祭山川牲玉各放其方之色則凡山川牲亦以方色與四望等論語雍也皇疏義同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山川曰犧牲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屨索之此謂餘山川皆用屨並與鄭義不合又南齊書禮志云劉繪議謂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何佟之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白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

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案依何議則山川降於四望牲既不依方色而當從周所尚之色用騂牲此說亦與鄭不合惠士奇云犁牛之犢體純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案惠說是也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虋虋作龍杜子春云虋當爲毀龍當爲虋虋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禴毀除殃咎之屬疏注云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者賈疏云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川熊席又知外

案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龙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龙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案表貉詳肆師疏云故書貳爲駘龙作龍杜子春云駘當爲毀龍當爲龙者段玉裁云此皆字之誤也駘毀相似龍龙相似巾車龍勒龍駘也駘車故書駘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龙然則經文龙雜字多作龍徐養原云說文自部陞危也從自从叕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陞又出部駘槩𨾏不安也易曰槩𨾏又瓦部𨾏康𨾏破𨾏从瓦臬聲或从𨾏作𨾏易之槩𨾏卽書之既陞既與𨾏同陞與槩同陞字既从毀而槩字古文假借以爲臬字𨾏从臬或又从𨾏是从𨾏从臬从

藝之字互相爲用又輒爲破器廣雅云裂也破裂亦卽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輒又云中車與犬人俱作駮玉人與此經俱作龙駮龙古亦通用云龙謂雜色不純者玉人注義同犬人字作駮先鄭注亦云謂不純色也說文犬部云龙犬之多毛者又馬部云駮馬面類皆白也牛部云犗白黑雜毛牛龙駮犗聲同義並相近凡毛物一色者謂之純雜二色以上謂之彪論語雍也謂之犁卽公羊文十二年傳所謂不毛也國語晉語云以彪衣純韋注亦云雜色曰彪云夢謂副率侯禋毀除殃咎之屬者賈疏云案宗伯云禋率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礲禋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禋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彪之類故引以爲證也詒讓案杜謂此毀

事卽粢人所云禘事也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此云副
辜與彼辜同毀者毀折牲體之言幾珥沈辜及此注之侯禋皆
有披磔牲體卽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所云割列禳菹故並謂之
毀事國語周語隨會問殺烝云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與此事
異而義同杜以毀除殃咎爲釋殊未當副辜大宗伯作醢辜副
篆文醢縮文詳大宗伯疏又案犬人沈辜沈謂祭川辜謂祭四
方百物依上注義山川四方百物用牲物者謂四時常祀不得
用龙此毀事及犬人沈辜內山川四方百物有用龙者謂非時
而祭則得用龙二文不相妨也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
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
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疏以授充人繫之者繫疑當作殺

下同詳司門疏賈疏云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案此當據人其牲與牛人羊人等又與牛人羊人等同投充人也賈說未析 注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說文牛部云犧宗廟之牲也詩魯頌閟宮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純毛也賈大人所引鄭書注義同御覽職官部引韋昭謂釋名云充六牲取其毛純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案韋訓犧爲純色書微子雋孔傳月令孔疏引王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說並同此與鄭純毛義亦不異此注兼言完具則當含角體言之校曲禮注義尤備也賈疏云犧牲不云牲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指未必純犧若犧則兼指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詒讓案祭

牲必毛純體完諸說多偏舉一隅實則禮經凡賓客賸羞之牲
得稱牲牲而不得稱犧明犧爲祭牲之專名許解與此經脗合
足通咳諸義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彼三犧蓋指牛羊豕杜注云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義未允
孔疏引服虔以爲雁鷺雉則尤謬說也云投充人者當殊養之
者若充人云繫于牢繫於國門是殊別於牧羣也云周景王時
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者賈疏云此春秋左氏
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白憚其犧也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
有純德實宜爲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

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注異蓋賈服舊注此引左傳者證犧牲必毛羽完具之意賈謂證純色非又案凡牲皆貴牡故傳云雄雞經典凡說祭牲云玄牡白牡騂牡皆是也月令孟春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云爲傷妊生之類孔疏云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依孔說則凡大祀牲皆用牡中小祀以下則閒有用牡者詩小雅伐木說燕牲云肥牡則賓客饗食燕牲亦貴牡與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疏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者直送祭有司不授充人也 注云謂非時而祭祀者者據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亦有繫則常祀不辨大小皆繫牲明不繫者非歲時常祀蓋

因事告祭及祈禱之屬賈疏云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虀可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疏以待國之政

令者謂其牲及役有司以法令此官共之也注云公猶官也

者巾車注同公牛謂在官之牛則於私家畜牧也凡祭祀共其

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

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

神非一處職讀爲櫟櫟謂之棧可以繫牛櫟人者謂牧人充人

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疏凡祭祀其其

享牛求牛者其内外大祭祀之牛牲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

藁栗宗廟之牛角握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禮祭天牲角藁
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器孔疏引禮緯稽命
徵說同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牲云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然則凡祭祀皆先庀牲而後授繫此牛人其祭祀
之牛蓋受牲於牧人亦先庀之而後授繫之也 注鄭司農云
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謂將祭之夕夕牲之牛也賈疏云若
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
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爲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
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
之牛也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謂若大視之六祈後鄭彼注
云造類禴禘祭皆有牲是也賈疏云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
故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大祝玉人注
並同詳大宗伯疏云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卽正祭之牛
牲也獻神關天神地示人鬼言之賈疏引宗伯六享爲釋則似
專屬享先王之牛非也云求終也者爾雅釋詁文云終事之牛
謂所以釋者也者爾雅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曰
復昨春秋宣八年經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王
午猶釋穀梁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何注云禮釋
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
賓尸又毛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鄭彼箋云釋又祭也天
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後鄭意釋

爲正祭之明日尋繹而復祭因以賓尸祭事至此而終故云終
事也有司徹載大夫之禮同日賓尸而無又祭故惟云殺尸俎
明不特殺此天子禮異日又祭而後賓尸當別用牲則牛人特
共之故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釋爲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是
天子諸侯禮與大夫以下異也釋禮亦詳司几筵疏陳祥道云
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唯具享牛卜而後用求牛
具而不必卜求牛猶曲禮所謂索牛左傳所謂索馬牛也劉敞
說同惠士奇云凡祭祀前三日擇牲者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曲禮天
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也肥養於
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疏謂此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公羊

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
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求牛卽索牛歟案陳惠說校二鄭爲長
蓋凡大祭祀牛必卜繫其別擇以備臨時有故更易者則不卜
繫此卽享牛求牛之義但天子求牛雖不卜繫然亦必用犧牲
曲禮及左傳索牛之義與求牛義雖互通然天子祭牲與大夫
索牛種物實不同也云宗廟有祫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者司几
筵注云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祫是三者各異處故
云求神非一處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祫于外鄭彼注云祫祭明
日之釋祭也謂之祫者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旣設祭
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彼注義與此同然禮器
乃正祭之祫實與釋異鄭合爲一未安亦詳司几筵疏又案此

注云孝子求神非一處者泛釋宗廟之祭必有釋之義非以求神釋經之求牛也蓋鄭既據爾雅訓求爲終又申之日終事之牛則不謂求牛取求神之義可知賈疏謂郊特牲云祭於廟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釋祭爲求也亦非鄭指云職讀爲櫜者肆師注同段王裁云以職爲櫜同音假借字也孔廣森云牛人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櫜蓋古文字少則無櫜杖之櫜字也國語周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云櫜謂之杖可以繫牛者櫜訓之杖爾雅釋宮文郭注云櫜也說文木部云櫜弋也杖到杖又厂部云弋櫜也象折木褰銳著形厂象物挂之也案到杖木名見爾雅釋木段借爲櫜弋字正字當作弋儀禮經傳解通續引尚書大傳云饗竈者有容椽杖者有數大廟之中

續乎其猶模續也鄭彼注云杙者繫牲者也蓋織弋者折木窠
銳可極於地廟中凡牲皆繫於弋不徒牛也莊子人間世篇云
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則繫獸亦用杙矣云機人者謂
牧人充人與者賈疏云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
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卽以
機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
人經據後而言之耳段玉裁云牧人授充人繫之充人繫祭祀
之牲牲繫必有杙故謂牧人充人爲機人也詒讓案肆師大祭
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云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彼注
職人有監門人無牧人者以經無正文故兩解小異亦以凡掌
養繫牲者並得爲職人與凡牲未殺之前皆繫於職充人唯持

繫祭牲耳非在牧人便不繫於職也周語牧協職章注亦謂卽此經牧人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趙注云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則云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司職吏蓋卽職人亦卽牧人也孟子云乘田者乘甸之段字凡野田通稱甸載師以牛田牧田任近郊之地牧人於彼芻牧謂之乘田猶掌近郊藉田之官謂之甸師矣但牧人雖可稱職人而此經職人則似不兼牧人當以肆師注爲正凡牲牛皆牧人以其牛人牛人以授充人等不得牛人復授牧人也賈說失之詳牧人疏云芻牲之芻者說文草部云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云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生芻是凡以草及禾藁飼牲並謂之芻正字當作暢詳充人

疏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投養之者謂於公牛之中擇其中祭祀之用者以授職人使芻而養之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之牛牢禮飧養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閒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疏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之牛者以下二經並其賓客之牛也曲禮云賓客之牛角尺賈疏云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其牢禮積善之牛也注云牢禮飧養也者謂賓客始至則致飧既朝聘則致饗皆有牲牢故云牢禮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亦謂是也飧養詳宰夫外饗疏賈疏云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飧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

於三牢養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煢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煢養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積卽委積也宰夫注云委積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又掌客上公五積等云皆眡煢率注云率牲以往不殺也是賓客之積有牲牢其牛亦牛人共之云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者證賓客有致積彼說諸公相朝之禮天子待朝聘賓客禮亦略同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賈疏云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云若掌客云殷膳大牢者賈疏云彼注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卽是間禮賓客也饗食賓射其其膳羞之牛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帨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疏饗食賓射者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凡賓射於朝詳大

宗伯疏經舉饗食而不及燕舉賓射而不及燕射者天子諸侯燕有不射而射無不燕故舉射可以見燕也賈疏云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才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廟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案據賈說則經又兼見大射膳羞之牛亦足補注義也云其膳羞之牛者賈疏云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 注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云所進賓之膳者明經膳羞同物也云燕禮小臣請執帛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者賈疏云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執帛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帛者執瓦大之帛也方圓壺無帛

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贊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族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案燕禮記云其牲狗也鄭目錄以彼爲諸侯燕羣臣之禮此經天子射前之燕有牛故賈謂天子禮異詩小雅伐木敘云燕朋友故舊也其詩云既有肥羜孔疏謂天子燕禮異於諸侯以詩及此經相參證天子燕牲其用大牢與又案鄭說膳羞同物

故賈謂卽庶羞也今攷膳當卽膳夫所云膳用六牲謂正俎也羞當卽膳夫之羞用百二十品乃專指庶羞言之饗食燕並以正俎爲重經不當以庶羞駭正俎鄭賈說非經指軍事其其槁牛鄭司農云槁師之牛疏軍事其其槁牛者其軍旅勞賜之牛也槁舊本誤槁唐石經及宋余仁仲本小字本宋注疏本葉鈔釋文並不誤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阮元云經注皆本作槁賈疏未誤序官橐人疏亦云枯槁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爲槁人案阮說是也 注鄭司農云槁師之牛者槁舊本亦誤槁今依余本正賈疏云案左氏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槁師雖非已之軍師亦是槁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喪事其其奠牛謂

殷奠遺奠也喪所薦饋曰奠疏喪事其其奠牛者此其喪奠之牛牲以屬凶禮故不與前祭祀其牛爲類注云謂殷奠遺奠也者賈疏云喪中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歛大歛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詒讓案喪奠有卜其始死及朝夕奠無牲體小歛奠以下禮盛有牲體故謂之殷奠大遺奠禮尤盛故於殷奠之外別言之殷奠詳邊人疏遺奠詳大史疏云喪所薦饋曰奠者說文酋部云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釋名釋喪制云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其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以載公任

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率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疏凡會同軍旅行役者賈疏云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其其兵車之牛者此其任載之牛也賈疏云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爲兵車案賈說是也此兵車卽車人之大車直轅駕牛與輪人兵車曲轅駕馬者異司馬法又謂之重車天子六軍重車之數無文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杜牧說及李靖問對引曹公新書並謂兵車一乘重車亦一乘是六軍之重車凡三千乘也韓非子外儲說篇說一車之任不過三十石兵車一乘凡二十五人此其衣裝任器換糧芻菱爲數甚多固宜專車以載之矣況以三乘出車之法校之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甸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彼牛多於馬至二倍雖不必盡以駕車然可證重車之數必不減於兵車也鄉遂車牛出於公家與丘甸不同六軍之牛大數當有萬餘蓋皆此官其以授鄉遂七萬五千家養之臨用又掌其稽比之事互詳夏官敍官疏

注云牽徬在轅外輓牛也者說文車部云輓引車也謂在轅外引車之牛賈疏云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語其牽徬故云在轅外輓牛也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者釋牽徬之名義也罪隸注云在前曰牽在旁曰徬說文牛部云牽引而前也又彳部云徬附行也廣雅釋言云牽輓也案大車駕牛之數經注並無文竊謂任載輜重不當減於駟馬車疑亦駕四牛但車人大車止一鬲與馬車二輓不同則轅內止容一牛

與馬車軌下二服亦異其三牛蓋分列轅外之前及兩旁在旁者猶馬車之馱其在前者亦不必正直轅前當亦稍偏或左或右但較兩馱畧前耳大車之御亦當居車上以御轅內之牛其轅外二牛別以二人於車下御之或牽引於前或附傍於旁因謂其牛爲牽傍然則牽傍者卽輓車之牛而實據人御之而爲名罪隸云牛助爲牽傍注云罪隸牽傍之詩小雅黍苗篇我任我犖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將車卽將轅內之牛者牽傍卽牽轅外之牛者彼並據人而言此經云其其牽傍則據牛而言牽傍之人取諸罪隸非牛人所共也賈疏謂以其在轅外將御爲難故特言人御之殊非鄭惜云任猶用也者司隸注同旣夕禮云用器弓

矢耒耜兩敦槃匱此在器猶彼言用器也但彼用器不盡軍旅
行役所用若軍旅用器則六韜車用篇所說是也凡祭祀其其
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盆簠皆
器名盆所以盛血簠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疏注
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者說文竹部云筮可以收繩也重文
互筮或省先鄭蓋讀互如遡互之互故以樞衡釋之樞衡之互
並詳封人疏云盆簠皆器名者說文木部云有所盛爲器無所
盛爲械盆簠是器別於互爲械也云盆所以盛血者陶人云盆
實二罇厚半寸唇寸說文皿部云盆盎也方言云甌謂之盎自
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急就篇輒缶盆盎甌罇壺類注云
缶盆盎一類耳缶卽盎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案盆

氏器故可以盛血云簠受肉籠也者說文竹部云簠宗廟盛肉
竹器也周禮供盆簠以待事又籠一曰筥也廣雅釋器云簠筥
籠也云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置互
擺牲薛綜注云互所以挂肉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格櫛架
也詩小雅楚茨孔疏引此注格作架蓋以義改之又爾雅釋宮
云櫛謂之杙長者謂之櫛格與闕聲同字通縣肉格卽挂肉長
杙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圓爲格卽此賈疏云但祭祀殺訖
卽有薦爛薦熟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
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
剝或烹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案賈引詩注約
小雅楚茨毛傳文今本詩傳作牙者卽互之別體易大畜六五

爰辭云豨豕之牙彼釋文引鄭注云牙讀爲互蓋縣肉格六牲同名互矣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掌繫祭祀之牲牲者繫疑當作馭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卽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牲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惣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 注云牢閑也者說文牛部云牢閑養馬牛欄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牛馬老于欄牢案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

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二年傳並謂之滌鄭禮記注云滌牢中所
按除處也又公羊何注云謂之滌者取其滌蕩絜清此經言牢
不言滌者統言之滌亦是牢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防
所繫之禽獸口相觸齧也祭義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云養牛羊曰芻者以芻養牲因謂之芻正字當作芻說文
牛部云芻以芻莖養牛也墨子天志上篇云芻牛羊豢犬彘賈
疏云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
矣案賈說非也祭祀之犬豢於橐人非此官所掌豢豕經雖無
文據少牢饋食禮注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
豕曰少牢是鄭意豕亦先繫後疏引國語孔晁注說豕亦繫之
三月韋昭說同莊子達生篇云祝宗人立端以臨牢筴說彘曰

吾將三月繁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是豕非不繫之之證也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大戴禮記本命
篇盧注云三月萬物一成賈疏云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
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
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其三月之義
也詒讓案獨斷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
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牀已足牀矣從之三月亦其潔也
鹽鐵論毀學篇云郊祭之牛養食暮年則與禮不合不足據享
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者此繁內祭祀宗廟六享之牲
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彼指郊天以后稷爲配稷雖人鬼牛

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吉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
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禘時有故乃
變之也公羊宣三年何注說稷牛云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
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家語郊問篇王注又云別祀稷
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唯具之也此並謂配帝之稷牛不
特繫其說非也此享先王亦人鬼牲亦繫之三月有故則易之
與郊之稷牛同詩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云秋將
嘗祭於夏則養牲是廟享先時養牲之事也凡散祭祀之牲繫
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
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疏凡散祭祀之牲繫
于國門使養之者賈疏云不言三月則或一句之內而已不必

三月也其諸侯祭祀養牲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案賈引國語楚語文章注義與孔晁同檀弓孔疏述國語義則謂牛羊必在滌三月犬豕不過十日義小異竊謂繫牲之遠近當視其祭之大小不以牲別王涇唐郊祀錄云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十日中祀二十日小祀十日唐制最與古合賈謂散祭祀浹日則不辨大小牲亦不盡從韋孔說也注云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鄭意散祭祀卽小祭祀散者亞次於上之言也肆師云立小祀用牲彼注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此注與彼義同散義詳

縣人疏賈疏云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怪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案賈謂此散祭祀卽牧人時祀之神彼時祀內有日月故賈云天神司中司命以上然鄭肆師注以日月入次祀則不得爲散祭祀可知蓋鄭本不以此散祭祀與牧人時事爲一賈強合之非鄭意也但鄭注酒正小祭與肆師小祀義亦自相差互詳肆師疏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是也官卽官府謂每門下土所治之處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者明非司門大夫士等自養之司門云監門養之注

云監門門徒是也展牲則告牲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展牲則告牲者牲謂純色則亦告牲體完具可知 注鄭司農云展具也者鄉師後鄭注云展猶整具肆師展犧牲後鄭注云展省閼也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詳彼疏云具牲若今時選牲也者先鄭以漢法凡祭祀之前有選牲之事卽此展牲故舉以爲況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頤于噉人彼亦繫頤之前展牲之事也祭義說祭牲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穀梁哀元年傳云郊牛日展又云我以六月上甲治庀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范注云庀具也先鄭此注蓋兼祭義視牲擇毛巡牲及穀梁
庀牲展牲諸事言之賈疏云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
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
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云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
者也者謂展牲之有司若肆師之屬方展時充人則以牲牲告
之云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王應麟云丙吉傳子顯從祠高
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
具謂之夕牲詒讓案後鄭意經言展牲者有二肆師之展犧牲
在繫牲之前卽先鄭所謂選牲也蓋直視而擇之無告牲之事
此展牲有告牲乃禮經之視牲大宗伯小宗伯又謂之省牲展
省視義並同也蓋將繫則選牲將用則視牲二者皆得謂之展

穀梁云郊牛日展則凡祭前巡視之事通謂之展展固非一次矣此展牲行於將祭前一日之夕故漢禮謂之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劉注云周禮展牲于賓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大祝吏率牲入到枋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牖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是漢禮亦以夕牲爲省牲又有告牲之事與此同故鄭及干氏並舉以爲泥也又案此展牲卽夕牲告牲是告於人與下碩牲告於神異公羊成十七年何注說郊禮云夕牲告牲后稷徐疏謂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於后稷案郊祀雖亦當有夕牲告牲之禮然不當告於后稷何徐說並不足據云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者彼注云充猶肥也備具賈疏云

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禮牲告充亦謂祭前之
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彼謂士禮
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禮運孔疏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
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之牲
亦陳于廟門外橫行西上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率牲入將致之
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疏碩牲則贊者
碩牲謂祭日二禩後主迎牲而人有司以牲之肥碩告於神也
與上展牲告牲告於展牲之人異賈疏云上經夕牲時此經據
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率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
肥臚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糲而牽之注云贊助
也者州長先鄭注同云君率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者致謂告

而我之於神禮器云君親率特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詔於庭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其事也此充人贊持絳與大夫贊幣事異引春秋傳者左桓六年傳隨季梁語彼下文又云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膺咸有也杜注云膺亦肥也博廣也碩大也與此碩牲義正相應依鄭義此官助牽牛不助告詔則告碩自有他官掌之又此碩牲時別有封人歌舞牲之事封人先鄭注謂亦云博碩肥膺蓋告碩直誦言告之故左傳云奉牲以告封人則爲之歌舞事異而辭略同

周禮正義卷二十三終